

参 考 文 献

- [1] 周作文.中医“脾主运化”理论核心术语研究.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2015
- [2] 吴坚,邵晓明,周正华,等.朱良春教授疑难病辨治思路及遣方用药规律浅析.中医学报,2012,27(3):299-301
- [3] 仲昱,邹燕勤教授治疗肾癌临床经验探析.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35(6):728-731
- [4] 金路,王志英.国医大师周仲瑛从痰瘀郁毒辨治肺癌癌性疼痛.中医学报,2016,31(11):1637-1639
- [5] 李英英,贾晓玮,郭立中.肺癌病理因素探讨.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14(2):92-93
- [6] 洪广祥.哮证治疗之我见.中医杂志,1988(3):7-9
- [7] 王嵩,刘嘉芬,何小莲,等.邓铁涛教授益气除痰活血法治疗冠心病经验.中华中医药学刊,2019,37(3):699-702
- [8] 张再康.国医大师李士懋从痰瘀论治现代疑难杂病.中国中医药报,2015-08-31(004)
- [9] 周虹.国医大师沈宝藩教授辨治脑梗死临床经验探幽.光明中医,2019,34(18):2784-2786
- [10] 王传博,李艳,舒春.李艳传承国医大师李济仁论治脉痹之思路与方法.中医临床研究,2019,11(32):111-113
- [11] 陈金锋,田心,侯杰军,等.雷忠义国医大师基于“痰瘀毒风”治疑难杂症.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1):26-29
- [12] 杨惠卿,房玲,侯震,等.路志正化浊通络畅气机方对痰瘀阻络型脑梗死恢复期患者血脂影响.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13(9):1294-1297
- [13] 柯诗文,曾丽珍,李少峰,等.浅析国医大师洪广祥“治痰治瘀以治气为先”学术思想.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176-179
- [14] 陈晶晶,周亚滨,孙静,等.国医大师张琪治疗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经验.中国中医急症,2019,28(10):1843-1844,1854
- [15] 孟庆良,张子扬,苗喜云.朱良春泄浊化痰法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经验.中医杂志,2017,58(16):1368-1370
- [16] 潘峰,朱剑萍,郭建文.朱良春应用痹通汤治疗疑难杂症经验.中医杂志,2013,54(16):1360-1362

(收稿日期:2021年5月14日)

• 论著 •

人参败毒散在古代疫病防治中的运用

陈瑞欣, 农汉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人参败毒散作为治疫方始载于宋代医籍。在宋以后的古代医学文献、地方志及多种文史著作中,不但载有人参败毒散治疗大疫的验案十余则,还记载了医家们不同的理性认识,或认为可通用于瘟疫治疗,或认为应辨病因病性论治,或主张运用于疫病初起,或认为适于虚人染疫,或根据辨病用方,认为可用于疫痢、大头瘟、痘疹、麻疹、狂犬病等疫病,或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古代医家们对人参败毒散防治疫病的探索,形成了古代抗疫理论的学术争鸣,展现了古代多元化的方剂应用思路,以及中医抗疫的丰富经验和独具特点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人参败毒散; 疫病; 通治方; 辨证论治; 辨病论治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No.20&ZD222),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No.2020-SZ-D-3),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经费项目(No.ZZ150503)

Applications of Renshen Baidu Powder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ancient epidemic diseases

CHEN Rui-xin, NONG Han-cai

(China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Renshen Baidu Powder as a remedy for epidemic disease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medical literature. In the subsequent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local chronicles, various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works, there were not only more than ten compelling cases of Renshen Baidu Powder in treating large-scale epidemics, but also multiple rational

通信作者: 农汉才,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大白楼646室, 邮编: 100700
电话: 010-64089122, E-mail: nonghancai@126.com

understandings of physicians about its use. For instance, they believed this prescription could be commo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pestilences, or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cause and nature of diseases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or treatment, or it was recommended to be applied to the beginning of plagues, or it was considered to be suitable for people who are weak and infected with epidemics. Alternatively, doctors used the prescription based on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epidemic diseases such as dysentery, fever with swollen head, variola, measles, rabies, and so on. Furthermore, they used i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ancient physicians on the applications of Renshen Baidu Powder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epidemic diseases formed the academic contention in anti-epidemic theories at that time. It reflects the diversified ideas of ancient prescription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 rich experience and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ombating epidemics.

Key words: Renshen Baidu Powder; Epidemic disease; Tongzhi Formula;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based on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Funding: Major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No.20&ZD222), Beij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3+3' Project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2020-SZ-D-3), Basic Research Foundation Project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No.ZZ150503)

中国古代医家在抗疫的历史长河中创制了许多治疫名方,其中人参败毒散被清代医家誉为“治疫第一方”,至今在抗疫中仍发挥重要作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经方防治推荐方案(国际第1版)》就将该方列为群体性治疗方之一,适于“轻型、普通型患者,也可以作为预防性用药”^[1];一些医家对该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应用也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如张之文认为可用于“风寒挟湿,伤表郁肺”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尤宜于气虚老人^[2]。本文将系统回顾该方在古代疫病防治中的应用情况,以资借鉴。

人参败毒散作为治疫方始载于宋代医籍

人参败毒散,原名败毒散,由人参、前胡、柴胡、羌活、独活、桔梗、枳壳、川芎、茯苓、甘草组成,煎时入生姜、薄荷少许,现知最早见载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局方》的雏形是“熟药所”的配方簿《太医局方》,而“熟药所”(又名“卖药所”,后更名“医药惠民局”“太平惠民局”)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太医局创建,专门收集经验效方、修合良药向百姓出售。《郡斋读书志》亦载《太医局方》为“右元丰中,诏天下高手医,各以得效秘方进,下太医局验试,依方制药鬻之,仍模本传于世”^[3]。据此,人参败毒散在熟药所建立之前,即已是“得效秘方”。《局方·治伤寒》将该方列为第一方:“治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啰寒热,并皆治之”^[4]。与《局方》同期的《活人书》《小儿药证直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均载有该方治“伤寒”“瘟疫”“温疫”等。由此可见,在记录人参败毒散较早的文献里,该方主要应用于疫病的治疗。

人参败毒散治疫验案

宋以后的医籍、地方志及多种文史著作中,也较多地记载了该方在治疫中的效用,除了个例验案,亦有在疫情中广泛应用的记载。笔者经眼所见,此类相关验案有十余例。

《寓意草》载:“嘉靖己未(1559年)五六月间,江南淮北,在处患时行瘟疫热病,沿门阖境,传染相似。用本方(人参败毒散)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效,全无过失。万历戊子(1588年)、己丑(1589年)年,时疫盛行,凡服本方发表者,无不全活”^{[5]794}。《治疫全书》载:“万历丙戌春(1586年),大梁地方瘟疫大作,士民多毙,闾巷相染,甚至灭门。其症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昏愤谵狂等证……其虚弱者,先以人参败毒散,轻者即愈”^{[6]267-268}。《乾隆保德州志》记载了明万历八年(1580年),大疫流行,造成“舁柩出城者,踵相接”的惨状,及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四十年(1612年),“疫疠甚行,大人小儿多患疹,俗号‘床谷’,知州胡栴设局延医,施‘人参败毒散’及‘二圣救苦丹’,全活者甚众。建药王庙礼祀之”^[7]。

在大疫中的效验,使人参败毒散获得了社会认可,成为治疫的常用方剂,也成为药店常备的“熟药”,如《嘉庆白河县志》多次载有民众捐款“制造人参败毒”^[8],民国时期陕西宝鸡石刻《海上方》也载“治疯狗咬:人参败毒散一付,此方各药店均有”^[9],说明了该方被认可和应用的普遍性。

古代医家对人参败毒散治疫的认识

人参败毒散在宋之后被较为广泛应用于疫病的治疗,特别是在明清温病学蓬勃发展之际,该方成为医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方剂之一,出现了较为活

跃的学术争鸣。医家对该方治疫的认识与辩论,笔者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类。

1. 疫病通治方及其争鸣

1.1 通用于疫病 有医家认为,人参败毒散是疫病的通治方,可通用于疫病的治疗。如宋代朱肱主张败毒散“治四时伤风、温疫”^[10]。《穷乡便方》“疫方”篇载:“如受疫之家,只人参败毒散救之”^[11]。《医学正传》载治瘟疫法:“若初看未端的,且先以败毒散治之”,虞抟总结败毒散“治瘟疫,四时通用……此药治伤寒瘟疫……不问老人、小儿皆可服”^[12]。《古今医统大全》中“瘟疫通治剂”:“败毒散,治四时瘟疫”^{[13]927}。《古今医鉴》《景岳全书》《治疫全书》等书中也都记载了人参败毒散治“四时瘟疫”。

1.2 疫病无定方 但有医家认为,人参败毒散不可通用于疫病。如元代王履认为不可四时通用人参败毒散:“今人以败毒散……不问四时中风伤寒,一例施之……若用于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风寒之证而已,其冬时受伤过时而发之温病、暑病,则不宜用也。用则非徒无益,亦反害之矣。纵或有效,亦是偶然”^[14]。清代刘奎则提出:“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来无方也”^[15]。清代叶霖亦认为:“斯皆疫之兼于温者,其病层出不穷,其方亦难备载,岂人参败毒、九味羌活两方加减,便可概治,非常理所能测之温疫哉”^[16]。此外,陶华、孔毓礼、吴瑭等医家也都认为,在疫病的治疗中,不可通用人参败毒散来治疗所有疫病,应辨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须辨证论治。

2. 辨证用方 针对人参败毒散“不可通用于疫病”“不可四时通用”的观点,有医家认为应辨证用方,主要有辨病因与病性、辨疫病的发展阶段、辨患者的虚实等。

2.1 用于寒疫 在古代辨证思想指导下,较多的医家认为人参败毒散更适用于寒疫或疫病兼感寒的治疗。如清代熊立品认为:“此既感疫气,又伤风寒,或暴感风寒兼染疫气者,寒疫二邪一时混合,先贤有用九味羌活汤、五积散、参苏饮、败毒散、防风通圣之类而获效者,正此候也”^{[6]310}。清代刘谦吉、张璐也主张人参败毒散适于寒疫。刘谦吉提出:“由温病将发,遇天令暴寒,又复郁之,名曰寒疫……寒疫之为病,身热头痛,憎寒恶风,舌苔面垢,人参败毒散、六神通解散并主之”^[17]。张璐认为:“败毒散主治在时疫之先,又可用于寒疫之后”^[18]。

2.2 用于暑湿热疫 另有医家认为人参败毒散可用于治疗暑湿热三气合邪所致的疫病。如喻昌言:“昌鄙见三气门(暑湿热)中,推此方(人参败毒散)为第一,以其功之著也……然则夏月三气聚合,其为病也。岂同一气之易当乎?人感三气而病,病而死,其气互传,乃至十百千万,则为疫矣。倘病者日服此药二三剂,所受疫邪,不复留于胸中,诃不快哉”^{[5]524}?

2.3 用于疫病初起 有医家认为,人参败毒散适用于疫病初起,方中羌活、独活、柴胡、前胡、枳壳、川芎等药物可祛风寒湿毒,畅行血气,有疏解透散之功,可在疫病早期祛邪外出。例如,《景岳全书》:“瘟疫初起,而头疼身痛,憎寒发热,脉紧数洪滑,而别无他证,先宜正柴胡饮,或败毒散,或十神汤”^[19]。《伤寒绪论》载:“人参败毒散治时疫初起壮热,寒疫汗后热不止”^[18]。余霖提出:“疫症初起,服此(人参败毒散)先去其爪牙,使邪不盘踞经络,有斑即透”^[20]。《太史医案初编》载初见天地之大疫,“而有恶寒发热头痛,宜用败毒散”^[21]。董废翁、朱增籍、吴贞等医家也有提出疫病初起用败毒散的相关认识。此外,在疫病初起表邪明显时,后世医家在人参败毒散的基础上加入荆芥、防风、连翘等疏风散热药物,化裁成荆防败毒散、连翘败毒散等,增加透散疏解之功以祛邪。

2.4 用于虚人染疫 在人参败毒散应用中,有医家认为适于“虚证”,适于虚人染疫。方中人参,益气以扶正,不仅可以助正气以驱邪外出,寓防邪复入之义,亦令全方散中有补,不致耗伤真元,尤其适用于素体本虚者。如陶华言:“疫病者,皆时行不正之气……正气既虚,邪得乘机而入,与前温暑治又不同。表证见者,人参败毒散”^[22]。又如,喻昌提出“温疫病,阳脉濡弱,正虚也;阴脉弦紧,邪实也……所以发表药中宜用人参,以领出其邪”^{[5]190-191};同时,喻昌还认为人参败毒散倍加人参,是“以瘟气易染之人,体必素虚也”^{[5]794}。戴天章认为脾虚染疫者难治,治此应“汗勿强汗,发表必兼养正,人参败毒散是也”^{[23]12},还提出四损(大劳、大欲、大病、久病后)复受疫邪,疫病夹虚,治疗应该“补泻合用”^{[23]59},用人参败毒散。此外,吴瑭、蒋宝素、李铎、熊立品等医家对正虚感染麻疹、痢疾等疫病都有相关论述。

3. 辨病与辨证结合用方 对于人参败毒散,除了认为可以通用于疫病,或在疫病中进行辨证应用,

一些医家则进行了辨病用方,如认为可用于疫痢、白喉、痘疹、麻疹、大头瘟、狂犬病等疫病的治疗;并在辨病的同时,结合辨证来应用人参败毒散。

3.1 疫痢 人参败毒散用于治疗疫痢,历代医家皆有用之。其中尤以喻昌突出,创“逆流挽舟”法:痢疾兼表邪内陷之证,汗而引里邪外出;久痢阳气下陷者,逆挽下陷之清阳,卫外之阳领邪气同还于表^{[5]549-550}。喻昌赞其为“活人方”,在“痢疾门方”中言:“至活人败毒散,夏秋疫痢诸方,莫不收用之矣”^{[5]554}。秦昌遇、郑重光、孔毓礼、张泰、戴天章等医家也将人参败毒散或仓廩汤(人参败毒散加陈仓米)用于治疗疫痢、疫毒痢,如“四时疫痢,宜首用败毒散加陈皮、陈仓米,名仓廩汤,随所胜之气加减用之”^[24]。“疫痢之治:寒湿脉微者,人参败毒散”^[25]。

3.2 白喉 有医家认为人参败毒散适用于白喉,通过化裁适用于白喉的初起热证、误治坏证及后期的余毒之证。如李伦青《白喉全生集》:“白喉热证尚轻治法:初起白见于外关,或薄或小,淡红微肿,略痛,声音响亮,牙关饮食稍碍,口干头闷目胀,舌胎与小便微黄,即其候也。此热邪尚在表,治宜人参败毒散、升阳散火汤、连翘饮加减主之”^{[26]17-18};“白喉误治坏证治法:一热证尚轻,误服大黄、黄连而病愈加者,宜转服人参败毒散加升麻”^{[26]38};该书“附案”中,还载有以人参败毒散治疗白喉“足厥阴手太阴风火上冲”^{[26]67}及“风痰之毒阻隔”^{[26]70-71}二则病案。其后,何廉臣亦收载此案于《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另外,丁甘仁亦化裁该方用于白喉治疗^[27]。

3.3 大头瘟 大头瘟又名“捻头瘟”“蛤蟆瘟”“大头伤寒”“大头天行”“大头痛”等,徐春甫认为化裁人参败毒散可用于风热之证的大头瘟:“大头虾蟆之候,尽因风热温邪在于高颠之上,宜败毒散加羌活、黄芩、酒浸大黄随病加减,不可峻用降药”^{[13]925}。吴正伦认为人参败毒可用于大头瘟的初起之证:“人参败毒散:治瘟疫及大头病初感,服此药散之”^[28]。另外,周扬俊、熊立品、缪遵义、余伯陶等医家多在人参败毒散的基础上化裁,以疏散之力更强的荆防败毒散(人参败毒散加荆芥、防风)治疗大头瘟。

3.4 痘疹、麻疹 人参败毒散在古代常用于儿科的痘疹、麻疹等疫病。明代吕坤《吕坤全集》中“疹科方”下载“败毒散治初热壮盛等症”^[29]。万全提出“人

参败毒散解疫疔发痘疹之良方……四时通用”^{[30]175}。

《乾隆赣州府志》中亦载有一名医尹嘉实用该方治疗小儿“贼痘”未出,“急投败毒散二剂,逾日乃发,遍体无隙处”^[31]。谢玉琼认为:“麻疹之证,其初发热,与伤寒相似……倘兼疫疔之气,则以人参败毒散主之”^[32]。后世也有医家病证结合运用该方治疗痘疹,如,《医宗金鉴》载有麻疹气虚者“以人参败毒散主之”^[33]。万全认为出痘疹后期风热者可“用人参败毒散加防风、荆芥,一服而安”^{[30]137}。《疫疹一得》《时病论》等也载有人参败毒散治疗“诸疮痲疹”,为治疗疫疹诸方之一。

3.5 狂犬病 至清末,有医家将人参败毒散发展用于狂犬病治疗,如《急救应验良方》载:“用大剂人参败毒散,加生地榆、紫竹根浓煎,如病人牙关紧闭(照前法)擦之自开,急灌一剂尽,而神识清醒,两剂尽,其病若失”^[34]。其后,地方志、笔记小说、报刊等多载此治疗方案。如清代《柳弧》载:“瘦狗……被咬者……惟以大剂人参败毒散加紫竹根一大握,如无紫竹,即竹根亦可,加生姜、地榆服之可救”^[35]。《栗香随笔》记载用大剂人参败毒散加生地榆、紫竹根治癫狗咬伤“一剂而神识清,两剂而病若失……即孕妇亦可服,或常犬被咬,亦用此方,另加乌药一两,浓煎和饭与食,即愈”^[36]。《光绪大宁县志》^[37]、《民国醴陵县志》^[38]、《申报》^[39]等也多次刊登、宣传了此治疗方案。

对人参效用的辨析

针对认为人参败毒散中“人参补虚”,用于“虚人染疫”的观点,一些医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马印麟认为:“(活人败毒散)人参补元气养神之圣药,用于发散队中,并非补元之意,得其大力支持,俾邪气从表散也”^[40]。如前所述,喻昌认为人参是方中“逆流挽舟”法的关键:“活人此方,全不因病痢而出。但昌所为逆挽之法,推重此方,盖借人参之大力,而后能逆挽之耳”^{[5]554};提出“方中所用皆辛平,更以人参大力者,负荷其正,驱逐其邪,所以活人百千万亿。奈何庸医俗子,往往减去人参不用,曾与众方有别而能活人耶”^{[5]524}。吴塘认为:“立方之法,以人参为君,坐镇中州,为督战之帅;以二活、二胡合芍药从半表半里之际领邪出外”^[41]。由此可见,古代医家亦有认为人参用意不全在“补虚”,而是通过配伍可发挥更大的“祛邪”效力;且认为人参配伍风药、发散药是配伍中的精华,可发挥“逆挽”之效。

小结

以上古代医学文献、地方志及多种文史文集的记载,说明人参败毒散无疑在古代疫病的治疗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宋之后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和运用,成为药店常备的“熟药”,历经千年而不衰,是我国中医方药的一个“瑰宝”。古代医家在运用该方治疫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许多理性认识,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一些医家认为该方能“通治疫病”,这或是在其个人医疗生涯中,遇到了相同病因、病机的疫病,以此一方恰得其治。其实,纵观疫病治疗史,尚未确有一方能通治所有疫病,而更多的则是根据实际情况,在治疗中进行辨证论治,辨病因病性,辨疫病发展阶段,辨虚实等;也有结合具体的病种,进行辨病论治,或是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些,都无不体现了古代应用方剂的多元化思路,也更展现了中医在抗疫中丰富的经验和独具的理论体系。人参败毒散的应用无穷,还需要我们继续不断地挖掘与探索,为抗疫事业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黄煌,姚一中,刘金洪,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经方防治推荐方案(国际第1版).江苏中医药,2020,52(6):1-7
- [2] 郑秀丽,吴文军,冯全生,等.张之文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认识.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3):1233-1235
- [3] 王瑞祥.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上.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645
- [4] 宋·宋太医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43
- [5] 清·喻昌.喻嘉言医学三书.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
- [6] 清·熊立品.治疫全书.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
- [7] 清·王克昌,殷梦高,王秉韬.乾隆保德州志.刻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56
- [8] 清·严一青.嘉庆白河县志.刻本.清嘉庆六年(1801):14,32,39,46
- [9] 康兴军,王妮.中国石刻医方精要.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14
- [10] 宋·朱肱.活人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30
- [11] 明·佚名.穷乡便方.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1:40
- [12] 明·虞抟.医学正传.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61
- [13] 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上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 [14] 元·王履.医经溯洄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43-44
- [15] 清·刘奎.松峰说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18
- [16] 明·张凤逵,清·叶霖.增订伤暑全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8
- [17] 清·刘谦吉.伤感合编·外感编//曹洪欣,张志斌,主编.温病大成:第3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834
- [18] 明·张璐.伤寒绪论.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99
- [19]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280
- [20] 清·余霖.疫疹一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32-33
- [21] 清·黄宫绣.太史医案初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13
- [22] 明·陶华.伤寒六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57-58
- [23] 清·戴天章.广瘟疫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 [24] 明·秦昌遇.幼科折衷.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29
- [25] 明·秦昌遇.症因脉治.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260
- [26] 清·李纪方.白喉全生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 [27] 丁泽周.喉痧症治概要.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2
- [28] 明·吴正伦.脉症治方//曹洪欣,张志斌,主编.温病大成:第6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344
- [29] 明·吕坤.吕坤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1647
- [30] 明·万全.痘疹世医心法.陈允升刻本.明万历十一年(1583)
- [31] 清·朱宸.林有席.乾隆赣州府志.刻本.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33
- [32] 清·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48-49
- [33] 清·吴谦.医宗金鉴.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682
- [34] 清·费山寿.急救应验良方.长沙曹昌祺.刻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21
- [35] 清·丁柔克.柳弧.北京:中华书局,2002:301-302
- [36] 清·金武祥.粟香随笔.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984-985
- [37] 清·高维岳,魏远猷.光绪大宁县志.刻本.清光绪十一年(1885):7
- [38] 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铅印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86
- [39] “治癫狗咬经验救急神效方”.申报,1874-12-02(004)
- [40] 清·马印麟.瘟疫辨论//曹洪欣,张志斌,主编.温病大成:第1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00
- [41] 清·吴塘.温病条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00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21日)